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批评的批评 ——教育小说

茨维坦·托多洛夫 著

王东亮 王晨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

茨维坦·托多洛夫 著

王东亮 王晨阳 译

© Editions du Seuil, 19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法)托多洛夫著;王东亮,王晨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ISBN 7-108-01634-6

I . 批… II . ①托… ②王… ③王… III . 批评 -
文学流派 - 研究 - 世界 IV .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513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张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45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 1862 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 50 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而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 年 6 月于北京

前 言

一

看起来,法国人并不读书,并且,做起确凿的阅读统计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混为一谈,把旅游指南与烹饪手册相提并论。论书的书,也就是批评著作,只对寥寥无几的学生和热心的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人有吸引力。至于批评的批评,就更不用提了,它简直成了虚掷光阴的象征:有谁能对它感兴趣呢?

我完全可以这样为本书的书名辩解:首先,批评不是文学的外在附属物而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面(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永远不能说出其全部真理);其次,解释性行为要比批评更为普遍,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所关注的是使这种行为专业化并阐明在其他地方不过是一种无意识实践的东西。当然,这些辩辞本身是不错的,然而,它却与本文的目的无甚干系:我这里并非是要捍卫或建立一种批评。

那么,本文的目的何在呢?

我所关注的是两个互相嵌合的主题,在其中的每一个主题中,我都追求两个目标。

首先,我想考察一下人们对 20 世纪文学及批评的看法;同时,试图弄清什么样的文学观及文学批评观是近乎正确的。

另外,我打算分析本世纪对文学的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意识形态潮流;同时,试图弄清哪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更有道理。从第二个主题的角度看,选择文学批评作为思考对象纯属偶然:碰巧我本人对这一传统比较熟悉,其实,社会学史或政治思想史也能使我深入到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中去。虽然我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探讨放到了最后,然而,正是它才建立甚至引起了对所有其他问题的思考。

概括地讲,本书既涉及到 20 世纪一些批评著作的内容,也涉及到在不放弃无神论的时候反对虚无主义的可能性。

可是,怎样理解这种同时考察两个主题而且在每一主题内部都想达到两种目的的必要性呢?忽视普遍性和价值判断,在我看来是幼稚的、不诚实的,它无异于半途而废;而放弃特殊性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我就被置于那些拥有真理、只关心如何表达才能强加于人的那些人一边。不过,我却仅限于探索真理(这已经颇具雄心),并且,我终于相信适于这种探索的最好形式是榜样性^①叙述这种混杂的形式。这样,一部精神变迁史及其对 20 世纪文学的思考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明确表现出一种对真理的探索。我所提出的(而不是我强加

① 即教育小说中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教寓、儆戒意义。(本书注释,除标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于人的)这种榜样性叙述是为了引起我的对话者的思考,或者说为了展开一场争鸣。

对我所谈及作家的选择决定于许多主、客观标准。

我感兴趣的历史时期,是20世纪中期,约1920—1980年前后;书中分析的所有作家(德布林除外)都是1890—1920年间生人,他们同属于我父辈那一代。

引文所据材料仅限法语、英语、德语、俄语,其他语种恕未涉及。

我也在寻求一种多样性,文中所涉有不同批评倾向乃至不同思想潮流的代表人物:既有历史学家,也有系统化、科学化的主张者;既有宗教思想家,也有政治活动家,并且还有作为作家的批评家。

然而,很明显,这样的考虑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上百个可供选择的作家中我单单选取了这十几个,当然,我考虑到了他们所享的声誉,但这也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惟一真正的解释是这样的:我选择了那些曾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我并未谈到弗洛伊德、卢卡契,也没谈到海德格尔,也可能我错了,不过,尽管他们的思想本身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却并没有在我身上引起我认为很有趣味的反应。另外,既然我的目的并不在面面俱到,而在某种代表性,所以我认为以心心相通和可能性对话为目标是合情合理的。文中所谈到的某些作家今天和我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所有这些作家都曾在一时刻激起我的热情,因此我无一例外地继续推崇他们。

最后再谈一些与个人有关的事情:这本书是几年前由《象征的理论》(1977)、《象征与阐释》(1978)开始的探索的最后一部分;本书最初的构想是和上面提到的两本同时产生的。这

期间另一个主题即相异性,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样,不仅推迟了原来构想的实现,也使这一构想本身发生了变化。然而,头两部作品的框架还是作为本书的背景出现了,因此,我才要在这里提及一下它的主要内容。

二

单单选取 20 世纪的作家来证实他们思想的现代性是不够的,因为在时间的每时每刻,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是共存的。如果我要考察本世纪有代表性的批评思想,编年式的客观性难当此任。另外还要考虑到,我们谈到的作家都不满足于对前人思想的重复,不满足于为传统作进一步的证明,他们要表达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性。为区别起见,有必要哪怕是粗线条地描绘出他们所面对着的历史馈赠。

我们关于文学及阐释的观念并非是从来如此的。文学这个概念的形成以及它目前所包涵的内容,不是一件久远的事(18 世纪末)。从前,人们只承认有大体裁(诗歌、史诗、戏剧)与小体裁之分,但是,这大小体裁所包蕴的内容要比我们(今天)的文学广泛得多。“文学”是在与实用语言的对立中诞生的,实用语言是在自身之外获得价值的,而文学乃是一种自足的语言。这样,文学作品和它所指出的、表达的、寓意的即所有与外在之物的关系都将受到贬斥,相反,人们将不断地把注意力转向作品本身的结构,转向它的情节、主题及形象的内在交错。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到新小说的文学流派,都从这几个基本原则中汲取营养,只是在细节与词汇的选择上有

些微不同。当诗人阿基巴德·麦克莱锡(Archibald McLeish)在一首诗中写道：

诗不该意指
诗就是诗

他就把这种内在性的倾向推到了极端：意义本身也该看成是相当外在的了。

圣·奥古斯丁^①，这位“古典”思维方式的代表作家，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把使用与享用根本对立起来：

享用，乃是出于对一物本身的爱而产生的迷恋；使用则相反，它是把使用对象置于我们所爱对象的位置上去，如果它还值得爱的话。（第一章第四节^②）

这种区分有着神学的背景：无论怎样，除了上帝，别无它物可供人们享用、值得为它自身迷恋。奥古斯丁在谈到人可能给予人的爱时，阐发了这一思想：

重要的是知道人是因其自身还是因他物才能为人所爱。若因其自身，便是享用；若因他物，便是使用。然而，

①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 354—430)，古代基督教神学家。著有《神学政治论》、《基督教原理》、《忏悔录》等。

② 文中所列参考书目(均见原文版本，特别注明者除外。)使用中时有省略。书末有参考书目一览表，有法文译本者特别注明。——原作者注

我认为,人是因他物才被爱,因为只有因自身而被爱的上帝才是幸福之所在。尽管现实中我们并无此种幸福,但占有这种幸福的希望却给世上的我们以慰藉。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的该受诅咒。悉心察考,谁都不该走向享用自身之路,因为人的职责不在于为了自身而自爱,而是为了他该享用的上帝。(第一章第二十二节 20—21 页)

在 18 世纪末“浪漫主义”革命最早的代言人卡尔·菲利普·莫里茨^① 那里,民主代替了等级,平等代替了顺从;天地万物都能够并且应该成为享用的对象。针对同一问题“人是否能成为享用对象?”,莫里茨以一首《人之颂》作答:

人应该学会重新认识到他是为自身而存在的。他应该体会出:在一切有思想的存在物中,整体都呈现在每一个体面前,正如每一个体都是呈现在整体面前一样。永远不要把个体的人当成有用的存在,而应把他看成是高尚的、其价值就在其本身的存在。人的精神是自我完成的整体。(《美学诗学论集》15—16 页)

这样,一个享用的新社会就开始了。几年以后,弗利德利希·施莱格尔^② 阐明了美学与政治而不是与神学的关联:

①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 1757—1793),德国作家。著有《莫扎特在旅途中》、《关于美的造型模仿》、《安东的旅行》等。

② 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德国作家、语言学家,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奠基人。著有《断片》、《路琴德》等。

诗是共和的言辞,这种言辞的法则和目的都在其自身,其中所有的成分都像自由公民一样,为了达成一致而有畅所欲言的权利。(《断片》56页)

这里涉及到文学的一种内在性观念,它是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我这里使用的“意识形态”一词指的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思想、信仰和价值体系,它与意识、科学或真理等并不相悖。)当诺瓦利斯^①宣称:“我们已不再生活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形式所统治的时代”时,他谈的还是美学吗?对个人以各自的准则进行自我评判的权力的肯定代替了对超验性的探索,这样一种倾向不仅波及到伦理、政治,也影响了美学:现代社会就是以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降临为标志的。主张作品与外在的绝对物无关,只受内在相关性支配;作品的意义无限,没有等级差别,这种看法同样具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性质。

我们的阐释观也经历了同样的演进过程。再没有比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放弃探索作品中真理、只关心作品意义的主张更能显示与旧思想的决裂了。更确切地说,以区分信仰和理性、真理(尽管是宗教的)和意义(亦即圣贤著作中的)而著称的斯宾诺莎,开始摒弃了古代教会圣师著作研究中方法与目的的分类:

大多数阐释者一般都主张(为了便于准确无误地理解并预测出真正的意义)圣经的真实性和神圣性是无处

①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作是《夜的颂歌》。

不在的,这也许是经过毫不含糊的严格检查而得出的结论;阐释者们不借助任何人为的虚构,就首先把圣经研究所揭示出的东西作为阐释的准则。(《前言》24页)

斯宾诺莎的批评是结构的批评而不是内容的批评:重要的不是以一种真理代替另一种真理,而是在阐释过程中使真理发生变化。新的意义不能作为阐释的指导原则,它应该是阐释的结果;不能借助一物本身对此一物进行探索。对一部作品意义的探索应在与其所揭示真理无关的情况下完成。19世纪的语文学家们把斯宾诺莎的构想据为己有,如今这场笔墨官司已是昨日烟云,然而波艾克(Boeckh)先生还是觉得有必要在他的《语文学大全和方法论》(1886年发表)中指出:

在《圣经》的阐释中要求一切都必须依据教义的原则(analogia fidei et doctrinae)去解释是完全违反历史的;在这里应该指导阐释的标准本身就不是严格建立起来的,因为从《圣经》的阐释中产生了形式很不同的教义。尊重历史的阐释只该去证实言语作品的本来意义,至于它是否正确,那是无关紧要的。

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不容觉察的转变:开始时人们摒弃以作品真理的预先把握为阐释手段的作法,后来却主张所有涉及真理的问题都与阐释无关。这里所说的“真理”(l'avérité)^①不该理解成是《圣经》这类情况中难以证实的不加评论的一致

① 法语 l'avérité 一词有真理、真实等多重意义。作者在文中使用时,常有特殊说明。

性,而应理解成全人类的真理、正义和智慧。自斯宾诺莎之后,阐释不再提出“这作品说的对吗”的问题,而是问“它到底要说什么”。这样,阐释本身也变成内在的了:在没有任何共同超验性的情况下,每部作品都是它自身的参照背景,批评家的工作也就消耗在作品意义的阐明、作品形式及功能的描述上,而对作品价值的判断则避而不谈。同时被研究作品与研究作品之间也就产生了质的断裂。如果阐释关注于真理,那么它将与被阐释作品毫无二致,两者就处于同一水平并且要达到同一目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被研究作品成了客体(语言—客体,langage—objet),阐释则进入元语言(méta-langage)的范畴。

这里,词汇的多样化,就像对这一构想不同部分的强调一样,把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阐释传统的整体隐藏了起来。这种构想在现代人意识里的集中体现就是结构批评。结构批评的研究对象是主题(想像力的开发、意识与无意识的困扰)或是表达体系本身(叙述方法、形象、风格)。然而,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及语文学批评也同样忠于内在论的构想,因为作品意义只能通过参考各自的语境(le contexte)来获得,而语文学家的任务也正在于不做任何评价地阐明作品的意义。与我们更接近的受虚无主义影响的批评(并非语文学那样的实证主义)证明:一切都不过是阐释,而作家正在努力推翻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使所有通向真理的希望更趋渺茫的批评也是这一构想的推崇者。

今天,我们可能对这场论争有了更好的了解。在人们惯称现代的时间里,对文学与批评的思考也具有了统治欧洲精神(不只是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性质。从前,人们相

信绝对真理和普遍标准的存在(这在几百年间与基督教教义不谋而合),这种信念的崩溃以及对人的多重性与平等关系的再认识导致了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直至虚无主义。

我现在可以明确我所探讨的那种反映在当代文学上的思想的属性了:我所感兴趣的是所有能让人超越已具雏形的二分法(内在论、外在论)的东西。确切地说,在我分析的作家中,我将探求对“浪漫主义”美学与思想提出置疑并且也不为此就回到“古典主义”教条中去的那些思想观点。

上面引号的用法,尤其是下文中我将经常使用的“浪漫主义”一词,需要先做一番说明。这里使用的浪漫主义与专指19世纪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有着诸多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我使用的这个词包含了一些浪漫派没有接受的现象和思想,对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使用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摒弃了这个词常有的那种内涵,这当然是指对非理性的推崇以及艺术家对表现绝对的向往。

“浪漫主义”通常的涵义与我这里所取之义的差异是很容易理解的:我所谈到的是我认为堪称这次运动理想模式的浪漫主义而不是作为历史现象的浪漫主义。历史上的浪漫主义乃至整个19世纪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是非常复杂、混乱的,在形成不同等级的情况下,不相一致甚至互为矛盾的因素共同存在。另外,我之所以坚持使用这一词汇,还因为一个浪漫主义派别(即最早的耶拿派^①,其成员有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谢林和其他一些作家)以其独树一帜与坚韧不拔提出了现

^① 耶拿派:德国最早的浪漫主义派别。产生于18世纪末,因以耶拿大学为中心而得名。亦有《雅典女神殿》刊物,宣传浪漫主义主张。

代美学的主要思想。

本书的每一章都以同样的方式成文：首先，我将理出所谈作家受馈于浪漫主义思想的东西；然后，我再找出这一作家有意无意否定并且超越这一意识框架的思想成分。本书最后一章乍看起来与其余章节有些不同，因为在这里我以自己为研究对象，试图集中前几章的成果。然而，这种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余章节也是在叙述我个人的历史：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试图通过对自己曾不断认同的作家们的分析来思考如何超越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者”。

在每一章中重复的变动与其他章节融为一体且不断演进，直至达到顶点，而这顶点并非就是一种综合。也可以说，下面大家将读到的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教育小说^①。

^① 教育小说一词之意义，详《译后记》。

目 录

前 言	1
诗的语言	1
俄国形式主义者	
史诗的复归	26
德布林与布莱希特	
批评作家	44
萨特、布朗肖、巴尔特	
人与人际关系	78
米哈依尔·巴赫金	
认识与介入	103
诺思若普·弗赖	
现实主义批评	124
与伊昂·瓦特的通信	
作为事实与价值的文学	142
与保尔·贝尼舒的谈话	
文 学	144
定义——艺术与意识形态——决定论和自由	
批 评	159

批评方法? ——新批评? ——外在批评? ——结构批评—— 无意识批评——社会学批评——探索的实践——尊重他 人——文责自负——矛盾体	
对话批评?	179
主要参考书目	195
译后记	199